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呂向

美人賦

述聖頌

諫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劉彤

諫拜陵寢早表

論鹽鐵表

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邢巨

應文辭雅麗科對策

并問

對祈田判

拓跋興宗

請致仕侍親表

第二表

第三表

李休烈

對傭書判

袁暉

對歸胙判

韓朝宗

諫作乞寒胡戲表

何延之

蘭亭始末記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一

呂向

向字子回涇州人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累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

美人賦

帝初馳六飛之不測奄四海而作君曜明威嶷崇勲固盡善而盡美又焉得而稱云時屯旣康聖躬之豫樂以和操色以怡慮豈曰帝則實惟君舉庸克推腹心增耳目燕趙鄭衛楚越巴漢之邦士農工商阜隸輿臺之族不鄙褊陋

不隔賤卑工技者密聞淑邈者遽知上心由是震蕩中使
載以交馳周若雲布迅如飈發以日繫時以時繫月德雋
相次爲樂不歇闐紫微環帝座藻華灼爍柳容婀娜輕羅
隨風長縠舒霧肌膚紅潤柔姿靡質妖豔天逸絕眾挺出
孌然容冶霍若明媚曼睩騰光以橫波修蛾濯色以總翠
齒編貝鬢含雲顏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佩激而
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
有沈靜見節有語笑呈姿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眞天子所
御者非庶人當有之洎懷春暮睇情晷列筵於林方舟於

水自任縱誕相與攀倚鳥間關而共嬌花散亂而增美吹
碧葉吐紅蕊左右相視遊嬉未已見頽景之迫濛汜攜密
親召近臣陳金罍與瑤席朗月垂光而射人列星奪采長
河滅津然後絲竹發越金石鏗鉉守則異器動則和鳴妙
舞謂何尚以輕善歌取何矜以清齊列捷獵按次屏營間
直往以曳緒欵轉入而旋縈低視候節紆體遺聲過行雲
結遺風眾工相錯迭美不同夕以闌樂亦闋醉以蕩情樂
以忘節帝曰今日爲娛前代固無當以共悅可得而說眾
皆蹁躑離席遷延咸齊首互舉酒歌千春稱萬壽因進曰

妾家賤族陋目褊心陛下衣綺縠與羅紈飾珠翠與碧金
燕私陳乎笙鼓和樂象乎瑟琴何恩渥以增極而悅愉之
備深顧薄軀之無穀空負惠以難任有美一人激憤含顰
凜若秋霜肅然寒筠乃徐進而前止遂抗詞而外陳曰眾
妾面諛不可侍君之側指摘背意委曲順色故毀妍而成
鄙自崇謬而破直妾異爾情敢對以臆若彼之來違所親
離厥夫別兄弟棄舅姑戚族媿羞鄰里嗟吁氣哽咽以填
塞涕流離以霑濡心絕瑤臺之哀目斷層城之隅人知君
命乃天不可讎尚懼盜有移國水或覆舟伊自古之亡主

莫不耽此嫚遊借爲元龜鑒在宗周眾以爲喜妾以爲憂
於時天顏迴移聖心感通竟夜罷寢須明導衷俾革進伎
樂者爲薦士之官徵豔色者爲聘賢之使闕下駿奔王庭
麋至野無遺材山無逸人貴然偕道與物恆春若此之淑
美豈同夫玉顏絳脣巧笑工顰惑有國之君臣者哉

述聖頌

天輔聖德配極而崇帝者祖兮神行慈旨布澤而洽人之
父兮叶命高鬱喻壽其齊招靈祐兮飛文孤標灑翰又類
使物覩兮騰雄激烈交天聲芬偃上古兮發潤飄清揔此

金史卷之二十一
光氣覆下土兮揆異閎妙意力猶懸空作矩兮徵往到今
辭聽相授無與伍兮

諫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臣聞鴟鴞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服豈齊仁獸是由醜性
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
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旣懼威靈又沐聲
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
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
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宸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

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
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
也雖聖胃豁達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
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蹙逼嚴蹕稍冒
清塵縱卽殪元兇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滂何塞過責
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
迴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

劉彤

彤開元時官右拾遺

諫拜陵寢早表

臣彤言陛下明發不寐展敬山陵朝拜之期必候清曉此誠孝思罔極求諸幽明之宏義也將士發軔路猶曠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朽木枯株則變在不虞患生所忽不可輕也愚臣淺識實以逼迫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候朝光則凡百歡心普天幸甚

論鹽鐵表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故殷

辛失道雖得歲而亡齊桓反經雖改法而霸此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效也是以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者豈祖孫父子苟欲殊其業耶誠代異乎宜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地道濟生人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長治者也國家承亡隋之季開累聖之業至於憲章彛典立教垂訓可謂詳矣然猶倉廩未實流庸未還俗困兼并人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矣而未能權積習之見不迴而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漢之五葉孝武爲政一廢馬三十萬匹後宮數千人外討戎夷內興

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贏儉相懸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庸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

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興利貨買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
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
以柔荒服討百蠻不憂千金之費懷萬國自有三錫之饒
雖戎狄猾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如此則成康刑措而頌
聲作臣愚易之臣聞可與守成而難與慮始者常情是也
陛下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則恐由習常就之無日伏請
付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以使車則愚臣所獻儻裨萬
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

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管每驛更
加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伏以所到郵傳以備急
宣由臣術無方致令馬畜有闕忽奉恩詔憂惶失圖臣某
中謝臣伏以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圖
雖牧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濶遠山谷重深自春多
雨馬蹄又軟驅馳石路斃踣實多比於陝虢已西及汝鄭
等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永寧東自汜水南到臨
汝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常加填備動以久闕此
皆臣無政術上軫聖心躋地局天不足所處臣今分遣官

吏稍加價錢兼令外求冀免有闕臣某中謝又盧會昌到
日臣謹依詔旨差人領送上都無任懇迫惶懼之至

邢巨

巨揚州人開元七年中文詞雅麗科官監察御史

應文辭雅麗科對策

并問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隲相叶其彛信寒暑
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
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亾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
門反坫時遺宣父之嫌我國家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

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
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
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踈則禮略樂以通
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
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
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
對用釋余疑

對臣聞太宗文皇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之門
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先

業齊心法宮之中寃旒正殿之上詳延秀異詢及芻蕘若
乃敷皇極以作則宏禮樂以垂訓彛倫攸序羣德畢舉斯
太宗之盛事也豈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之本能望清
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臣謬以黃綬之末預聞赤墀之
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
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歸大道悠久聖
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質或沿襲以忠
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賁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
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浮競可以鎮靜習俗於變卽

純一或以僞遷故輕樂見誚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
有由焉唐興百有餘載高祖以武功定鼎紐天綱於八紘
太宗以睿聖握符纂天光於三象蕩亡隋之頽靡宏聖唐
之簡易盛德大業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
景命粵若昭德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睿聖之徵
順時布德之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啟迪王命大猷也
風雨時若休徵也人俗康寧至教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
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
敷謨明尚闕發天章於聖藻採至言於興誦陛下之謙讓

也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聖人法天以立性畏天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賜順而會其極蒙恆而返其道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垂契於理先然卽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

一陛下體周武之盛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
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
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
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
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
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
尚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考其理
求其端故揖讓之教末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
移風歸乎至易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

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以通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表禮自外以爲異雖清濁之資考性則殊而教化之端在理斯一況今懿綱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如武德之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歷德徽可崇增五行於橫序尊三德於清廟表二容於盛禮聖問昭闕與天道以元亨狂言鄙賤仰天文而知愧謹對

對祈田判

甲擊鼓祈年穀於田祖司察以禮不下庶人寘
於法不伏判

先王教人貴賤有等帝藉爲重躬耜於靈壇終畝惟勤
法朱紘於御典候鳥星之仲月闢龍鱗於上腴祥應豳詩
祈歲功於土穀疑生魯禮罪越命於金章甲卽非辜擊之
可也且援枹而進聲坎坎於田郊嘉粟佇登福穰穰於歲
報司察此舉未曰合宜甲之不伏固當其理

拓跋興宗

興宗元宗時人

請致仕侍親表

臣某言臣聞懷祿者恥於冒進事親者貴在及時苟貪非分之榮何報所生之德臣興宗中謝伏奉某月日敕許臣入京觀省者臣母譙郡太夫人曹氏今八十有四一遭風疾倍加羸憊臣之戰灼罔知攸從然曹氏有臣更無他子臣纔齟齬父已背亾守志偏棲鍾情善訓恩深徙宅慈過折蓼孤危相係臣得成立蕃夷賤末久荷國恩磨鈍策疲已歷三紀腰金拖紫四昇八命每慙祿厚慮臣身災況老親在堂迫於衰疾而更晨昏有闕尸素無厭碩鼠貽刺林

烏不若尚參朝列心豈遑安特乞停官許從歸侍則藜藿
之養子道獲申桑榆之暉母心是慰當今大聖御極羣賢
共理豈資微臣而在冗職雙鳬隻鴈寧覺少多九牛一毛
未爲增損倘明神見祐母體漸平在臣犬馬敢不驅策伏
望採詩人之錫類鑒令伯之陳情曲降鴻私俯矜微懇垂
恩遂志死將萬足不勝懇款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臣前表自陳上訴母親乞停所職以就私養聖恩
未許懇願莫從母子二人肝腦塗地臣某中謝臣初孩則

孤未冠而仕不識父兄之教但承慈母之育向母無巨則
烏鳥誰哺向臣忘母則禽獸不若更無性命以至成長今
臣老母八十五載矣加之疾疹日甚一日有增無減湯藥
杜口粥食不入頃乃祈恩請命忍死待臣臣不承聖恩不
復見母母不蒙聖造亦不重見臣自從去年漸能開釋若
臣又辭母母更別臣臣母必卽倚門氣絕上馬心斷母必
失臣臣亦失母忠孝雙缺公私並喪假臣強顏苟冒榮寵
猶望孝理抑就名教以蕃夷之賤品忝冠冕之清流身帶
三印爵封五等入踐命卿出爲副將正是臣報國立功榮

宗輝戚之時愛惜毛羽保持名位寧可進寸其容退尺豈願損華轂以傳板輿樂閒居而忘厚秩士君子猶貪其富貴臣種類豈知其矯飾母不能割慈忍愛子不可背義違親二者之心賢愚共悉方寸旣亂焉可以理軍否臧皆凶焉足以謀敵無自招於遄死則未戰以取亡何以爲萬人之命赴國家之急陛下於愚臣過聽謂邊將得人則有隴右專知教練兵馬使右驍衛將軍藺廷輝材略冠軍智勇無對今節度王忠嗣知其名已令攝使替臣如流輩諸將皆是可惜臣匹夫之勇而不見萬人之敵何抑烏鳥之眾

而不用熊羆之師陛下必以臣幸無大過不令失職卽望
全其官守罷以軍麾減其俸祿以延老母略許其宿衛兼
遂微臣之定省朝則覲君退還侍母公私兩遂忠孝並存
母子如初生死萬足遠近夷落咸知聲教無任懇切危急
之至

第三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愛親出忠入孝孝苟不足忠能獨全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臣夙遭凶憫早喪父兄母祇育臣臣惟
侍母更相爲命逮至於今臣願報國安親兩遂忠孝況臣

少從邊役侍養多違母常憶臣積憂成疾往者一辭天闕
六變星霜徒叨守郡之榮終切倚門之望加以老母年將
邁邁景晏桑榆衰疾交侵藥餌無主頃乃祈哀上請忍死
待臣臣幸獲歸寧老母稍安寢息再造之施空荷於乾坤
廣大之恩無階於答効臣又聞子急告父臣急告君今母
若無臣臣定失母所以隳裂肝膽塵犯威嚴乞停臣尸素
之祿假老母殘餘之命誠爲至願非敢飾情自聖鑒未迴
懇誠猶阻而臣又不幸愚子供奉官右威衛郎將守義近
亾臣今惻然形影相弔生人之極無甚於臣老母旣見孫

亡預愁臣去舊患未損泣盡繼血伏惟聖主孝理天下特
降綸言戶有老親令蠲賦役鄉有孝子必表門閭洎乎荒
外百蠻咸被教化臣雖戎狄賤品忝沐薰風烏鳥之心實
愧乳哺若使貪榮徇祿背義忘親固天地所不容人倫所
同棄更何面目敢列聖朝特望上垂天光俯照愚懇矜臣
養親之日短効命之日長允其停官許令侍疾四夷慕義
陛下之德化無窮豈惟微臣獨荷恩私無任迫切屏營之
至

李休烈

休烈開元中官洛陽尉

對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箠以笞其背
甲告他物毆人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旣多門
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
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罪迹方均於甯
越汗簡之責旣不見稱折箠之尤理宜從譴

袁暉

暉以魏知古薦爲左補闕開元中自邢州司戶參軍召入
校正羣籍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餽餘不祭昭彼前聞事且達經慙於達者甲忝居官序式
陪精意悅分胙以言旋鄙過屠而自足瞻白華之養孝則
盡誠昧非肉之言理難逃責遠儔知禮雖惡於鄒人近取
恤刑空寬於漢典

韓朝宗

金史卷之三十一
三
朝宗太子賓客思復子天寶初爲京兆尹出爲高平太守
貶吳興別駕卒

諫作乞寒胡戲表

臣聞之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
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實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
人國之藩翰凡所舉措須合彝典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
參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爲戎伏願陛下三思
籌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觀此戲耳元良

國本蒼生繫賴輕此馳驟能無蹙蹙況匈奴在邸實繁有
徒刺客密發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襲無備邂逅驚擾則
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惟陛下愛人活
國憂勤庶政今所施爲豈徒然矣豈不以元象變見疫癘
相仍厭甲兵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識愚瞽以爲無益臣聞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未聞兆亂以來多福太戊修政而桑
穀自萎景公善言而熒惑退舍彰善罰惡天之道也伏願
去邪勿疑昭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

何延之

延之開元十年官職方員外郎筠州刺史

蘭亭始末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蠶紙鼠鬚筆道美勁健絕代特出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

有重者皆構別體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肖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甥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

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薈以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釋教故號所居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與弟子辯才辯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奕書畫皆臻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常於寢房伏梁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寶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右軍真草書帖購

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知此書知在辯才處乃降敕追師
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
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
禪師喪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旣而不獲遂放歸越
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處又敕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
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
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
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
房元齡奏曰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

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

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

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

一作潭

隨商人船下

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

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於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

曰何處檀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鬻蠶種

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

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

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茶果

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
賓賦詩辯才撥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
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
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撥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
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
猿躁自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菜空飄一作良若業風飄妍媸略同
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曰檀越
聞卽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是者數次於是詩
酒爲務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

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攜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貧僧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榻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際親付於吾付授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檻並蕭翼二王諸帖並偕留置於

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牕下臨學數遍其篤
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赴
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一物
在此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
書帖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
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
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
家未回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史須見
及才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

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作別辯才聞語哽絕良久始
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
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縷
餅一碼碯椀一並實以珠內殿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
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吝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
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
入已用回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悸病
不能強飯惟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
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

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命太宗曰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將軍時隨牒適越汎巨海登會稽援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元所害子孫

避難流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
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三年素師已年九十三視聽不衰猶
居永欣寺永禪師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始
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之永明溫起等兄弟其
有好事同志者亦無隱焉於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
之日感前修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藝術迹逾筆聖
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州刺史蒙恩
許拜掃至都尋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
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司

宣敕內出絹三十匹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
周旋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恩忽臨沈疴頓
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朝議郎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
延之記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目錄

施敬本

唐昌公主婚禮當移別殿疏

駁奏舊封禪禮八條

韋述

請優卹蘇頲疏

宗廟加籩豆議

服制議

對不以采蘋爲節判

對歸胙判

答蕭十書

改謚侍中裴光庭忠獻論

敘書錄

贈東平郡太守章仇府君神道之碑

韋抗

先師子貢贊

崔向

諫元宗畋獵疏

李昂

乘石賦

旗賦

以風日雲野軍容肅清爲韻

對祭社不奏商均判

對厯生失度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

施敬本

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修撰遷右補闕祕書郎

唐昌公主婚禮當移別殿疏

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宸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卽當人臣攝行馬入於

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旣黷威靈浚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於別所

駁奏舊封禪禮八條

舊禮侍中跪取匱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也反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爲非禮按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裸事則

沃盥此其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爲之魏
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
爲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孺爲之惠帝時
閎孺爲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爲之至後漢樓望以議郎
拜侍中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千石少府卿之官
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
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茂見
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褻臣也今侍中名
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重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

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儼況天人之祭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

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古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按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

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按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宮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今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祕書置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旣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令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旣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

韋述

述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之亂

抱國史藏於南山後陷賊逼授僞官至德二載三司議罪
流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廣德二年其甥蕭直
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
贈右散騎常侍

請優卹蘇頲疏

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
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
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智悼子卒平公宴
樂杜蒯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爲美譚今

金史卷一百一十二
古舊事昭然可覩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頌累葉輔弼代
傳忠清頌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牧誠
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惟蓋
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爲之輟
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
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
典上黷宸宸希降恩貸俯垂詳擇

宗廟加籩豆議

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水草陸醢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
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淡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
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
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
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
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
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
爵盈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之與宴猶且

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嘗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囑曰祭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

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

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
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
升曰爵五升爲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
不過藺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
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
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
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
庶可經久

服制議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
愛敬沒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
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
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
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
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旣絕大義復乖雖文質有遷而必
遵此制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鄭元謂外
親異姓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

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總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

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
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
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
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有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
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殺之
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
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
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
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

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旣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捨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疎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彛倫奉以周

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且舊章淪胥爲日已久
矣所存者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
喪服爲定

對不以采蘋爲節判

甲會射制氏不以采蘋爲節所由加罪訴稱非
三命以上

射以習戰樂本宣風雖君子之所爭乃先王之修訓惟甲
幸逢光宅早踐榮班羔裘以朝未登三命之秩主皮爲會
咸茲五善之儀興舞與同必期多算和容中質不出於正

節未及於采蘋事有歸於制氏欲加其罪竊謂誣辭且物有司存孔門垂教失官爲慢春秋所規節以樂章誠則大夫之禮非禮不動實惟先聖之暮師古未表其明知禮反招其咎所由斯罰有異繩愆制氏有言誠爲舉枉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郊廟烝嘗春秋禴祀執膳成禮受胙爲榮甲位列周行職惟神監舉信從政須慎威儀屬有事宗祊無虧肅敬鄒人問禮非惟黍稷之馨祝史正詞抑亦牲牷必備旣而三獻

徹俎肆夏尸還天子多歡始預受釐之福先生有饌遂欣
歸胙之榮初則視膳在堂終則降福於廟雖必嘗君賜頗
取則於前規而不捨餽餘誠有違於昔典非復必齋之慎
審乖如在之儀何慢神之致尤惟失禮而斯取

答蕭十書

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太
山者覩藪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懵其淺深
蓋廣大則昧然難爲究足下貫穿羣言靡不該覽聞一以
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

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啟發微言孰
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
俟會面韋某頓首

改謚侍中裴光庭忠獻論

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葬之加一等蓋嘉其有功也而不
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卽受寵被寵安唯德是褒豈
虛受也近代以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
以子孫榮貴恩例無加賢愚虛實爲一貫矣裴光庭以守
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我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

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
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
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敘書錄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旭等古跡總
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榻進尋且依文榻兩本進
內分賜諸王後屬車駕入都却進真本竟不果進集字太
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由
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

其真偽右軍之跡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足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河南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元宮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榻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分一卷爲兩卷總現在有一百五十八卷餘並墜失

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之跡惟以已之名氏代焉
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印記之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
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旭書各一卷右軍眞行書惟有
黃庭告誓等四篇存焉蕭令尋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
眞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敕令滑州給驛齋
書本赴京其書有貞觀舊標織成題字奏進書本留內賜
絹一百匹以遺之竟亦不問得書所由

贈東平郡太守章仇府君神道之碑

嘗聞祀盛德者必及百世承大勲

關十
四字

錫允繁茂在商則

爲申爲呂在周則爲齊爲許枝分派別更盛迭貴則太守

章仇府君是其後也君諱元素字元素

闕十

於紀裂繻去

國筮仕於周世守保章因官爲姓秦項之際有雍王章邯

爲漢

闕一

併於

闕三

位降處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

之新號章

闕四

焉自是流離荒服六百餘載魏氏徙跡平

城建都河洛君之六代祖馥

闕一

參

闕一

督始歸中原仕

至寧南大將軍徐兗青齊相五州刺史馥

闕二

州任城郡

守挹鄒魯之舊風慕洙泗之餘俗遺命留葬因而家焉復

因武陽遠於

闕一

部代爲魯郡

闕二

任城人也大王父魏

郡太守諱夔大父萊州

關三字

政烈考博陵郡錄事參軍諱

孝方皆以友悌博雅德良清白增修其勛克開厥後君卽

博陵府

關一字

之第三子也稟粹含和中溫外朗行必誠信

關四字

之經學無浮華莫匪詩書之奧弱冠以孝廉登科授

將仕郎無幾將有捧檄之

關三字

艱不赴

關二字

免喪迺喟然

而歎曰士之所以降志辱身者

關四字

然則隱居行義不患

無位蓋所貴在乎全其道也故富貴非道則不取貧賤非

道則不去齊景公千駟不如縫掖之一賢王氏五侯孰與

簞

關五字

關却掃拒絕辟命澹然歸真以壽而歿君子以爲

鴻飛寥廓罕能測其所至哉夫人渤海吳氏合宮丞少明

之妹也嬪風婦則儀

闕八字

家終率禮而偕老嗣子銀青光

祿大夫戶部尚書兼殿中監內外閑廐等使兼瓊積社所

種濟美必復匪躬是徇爲國蓋臣拔自郎

闕九字

董戎驅輶

軒而按俗自褻斜之外邛笮之內萬里澄清人安訟息間

者

闕一字

戎負德蟻聚

闕一字

山職貢不供兵車屢駕稟聖皇

之英算震大國之威靈一舉而

闕四字

再

闕三字

其噍類罷析

置吏班師舍爵天子議以殊賞酬其懋勛迺推錫類

闕三字

追遠

闕一字

寵開元廿九載秋七月詔曰益州大都督府長

史兼

關一

御史中丞持節劍南節度

關一

使營田副大使

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章仇兼瓊父故將仕郎元

素氣含純粹才擅奇特資禮樂而秉彝負文詞而擢秀議

能多通稟命不融德建昭代久淪幽壤雖馳暄易遠松檟

成行而餘

關二

鍾芝蘭克茂瞻言允子每效忠公總節制

之師致疆場之捷行賞爲重爰贈爾先俾自葉而流根庶

慰存而榮歿可贈宋州司馬天寶三載秋九月詔曰蜀郡

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章仇兼瓊祖故博陵郡錄事

參軍孝父贈睢陽郡司馬元素等

關一

才繼跡雅操宏

風累德成名克家存

闕二

生今允幹用於時總戎懋其勲

績秉憲肅其綱紀榮親廣行既資孝以爲忠自葉流根載

敷澤而彰善宜加禮贈俾昭餘烈孝方可贈汲州司馬元

素可贈使持節東平郡諸軍事東平郡太守又詔曰兼瓊

闕一

祖母王氏故母吳氏女則懿範母儀盛德何

闕一

嘉

慶傳嗣徽音誕此良才克昭遺訓

闕二

褒賢之贈錫其有

禮之封王氏可贈太原縣君吳氏可贈勃海郡夫人初尚

書既孤伯父麻城令崇節及麻城之夫人馬氏親加訓育

恩逾所生洎

闕一

獻凱策勲泣奏其事上爲之憮然特詔

追贈麻城府君爲楚州刺史馬夫人爲扶風縣君嗚呼厚

於仁者

關一

其

關一

愛其親者及其類所謂孝

關三

也故

得明主感歎嘉迺誠心贈策

關二

哀榮薦至非夫慈惠恭

儉福履所積盼嚮感通明神所勞則孰能臻於此哉於是

載美簡策流芳琬爰永

關二

齋豈惟太原有道無媿

關二

之詞南陽文學空傳子

關一

之頌其詞曰

系是炎皇惟裔之

關五

去紀爲章拒漢協楚失其封疆言

避華夏

關二

要荒魏氏徂南卜遷嵩邨我宗復昭列於周

行纂

關一

軒裳

關六

東平皎如琳琅

關六

五常辭祿顧道

戢耀含芳積善

闕一字

裕克生才良準繩憲府恢復戎場勲

績所酬寵贈惟光迺立廟祧以榮邦鄉

闕八字

俾

闕一字

休烈

如川之長臣烈不揚臣忠不彰子孫是詹永思勿忘

韋抗

抗字抗京兆萬年人中明經景雲初官右臺御史中丞開元中拜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封武陽伯十四年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諡曰貞

先師子貢贊

聞一知二

闕四字

冠訐就吳滅言行魯

闕十六字

崔向

向開元七年官右補闕

諫元宗畋獵疏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居大寶之位也哉陛下宜保萬壽之體副三靈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乎天子三田前古有訓豈惟爲乾豆賓客庖厨哉亦將以閱兵講武誠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啣枚有言聞而無諠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獸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

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旼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蒙龍，越嶮險，靡榛叢，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競申驍勇，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靜言思之，臣深爲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入畏。」又曰：「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其天下孰不幸甚！

李昂

昂開元時官倉部員外郎遷考功郎中終吏部尚書

乘石賦

觀彼乘石體自孤貞得崑山之片字掩穀城之偉名青苔
備色堅確符情列羣峯而無語縱眾溜而有聲爾其崔嵬
岑絕涵霜貯雪竹徑烟曛松門景滅愜野叟之幽意抱山
人之勁節橫碧岫以霞張噴紅泉而水咽借如巨形矗業
勢若將飛隨匠人之採斲入天子之宮闈故得削跡青澗
端容紫微幸至尊之踐履嘉菲陋之因依於是皇帝穆然
乃登珍貞乘玉輅帷弭環其拂汨鱗雜沓以駢布甸師清

畿野廬路流星旄以燭日儼雲旌而彗霧往來斯登升
降必步取其磨而不朽貞而無蠹不然此荒藪之微石何
遭逢之多遇請言其本也生必浚山峰壯自閒電熒霞駁
樹雜苔斑奇形異質紛拏不一屹特立以樹室倚崩崖而
構室銜箭羽而橫卧聳蓮峰而半出龍吟應物觸紫巖而
吐雲虹梁中斷駕滄海而觀日故石之爲物也不奢不僭
無競無猜偶山髓而長往因和璞而俱來考之雲藉則建
名古昔貫億祀而長存經百王而不易胡施而不可何用
而不適願上吾君千萬年地久天長履茲石

旗賦

以風日雲野軍容肅清爲韻

遐國華之容衛諒茲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滅霜空乍透
迤而掛霧忽搖曳以張風排迴驚鳥飛失斷鴻至若混羽
旗以橫野則觀之者目駭雜金鼓而特設則見之者氣雄
爾其誓將臨邊興師授律擁豹騎而長往指龍山而衝出
月陣聯雲星旄闢日迴五翎以革面挫三庭而屈膝匪旗
之佐彼軍容則何以沙場清謐明明我君四海無塵立徽
號建鴻勲爲旗削蚩尤之跡畫蛟龍之文信侔功於巢燧
諒比德於姜雲奄有天下體國經野覽茲旗之財成故可

得而言者儼孤峙以標眾列廣形而助寡隨時卷舒任用
行舍不務功以伐謀良有足而稱也徒觀其進退續紛旖
旎三軍可仰可則光輝一國輒示迷於指南何登車而逐
北塞斷連營幸遇時清對岌岌之臺殿間悠悠之旆旌陵
紫霄而風埽逗碧落以雲縈擺帝樓之晴樹弄天門之曉
旌高則可仰犯乃不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滿而望盈時
亨大畜於何不育永端容於太階沐皇風之清肅

對祭社不奏商均判

大社奏樂不奏商均有司將爲失禮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於昭大社德洽生人雖烈山已還勾
龍作配而享祀不忒國容孔彰鎧鎧雲門宛是天樂備物
致用覺鳴鳳之不飛感靈動幽識潛魚之入聽是知樂之
至也乾坤由是混和祭必肅然神祇所以丕祐國家九變
具設六府孔修器陶匏而不奢聲鏗鐸以合雅澗酌明信
神其享諸非楚使之誇秦異曹翺之諫魯列聖敷典則有
其義商均不奏豈爲失禮

對厯生失度判

厯生失秒忽之度

鳳凰司心象

疑

謀託算象生有數感而遂通邈援渾元是

知元妙眇觀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亂形質
濁穢則寄鑒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
未測孰辨端倪相彼歷生迹參日御臺觀是忝泉蒙未豁
唐都不作糟粕誰傳趙達何追菁華莫繼失秒忽之度曷
以敬授人時若歸奇於扐履端於始則毫釐不爽忝累無
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